

January 1929

現代著名新式小學之介紹

Zaiyang CU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崔載揚(1929)。現代著名新式小學之介紹。《嶺南學報》，1(4)，56-87。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1/iss4/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現代著名新式小學之介紹

崔 載 陽

(一)引言——(二)美國菲亞霍泊的有機學校——(三)比國德可樂利的學校——(四)法國高仙里的學校——(五)英國歐尼爾的學校——(六)德國漢堡的學校——(七)結論

(一) 引 言

我們披閱歷史，不難想及初民時代的兒童，他們是如何由實際做事以學習，而且俱以家庭為教育場所。城市發達，人文進展，遂將學校與實際生活分開，而教育的功能遂因以鈍滯了。在柏拉圖理想國一書中，我們會看見蘇拉格底許多反對詭辯家及教師們的言論，然而終無效果。學校是這樣的流入閒暇階級，無形中與勞作階級分了清楚的界限。大家把學校弄成裝飾品，把教育的內容遠離了實際的生活。這個風習流行至於今日，還是蓬勃漫遍。不過雖然這樣，實際上幸喜亦已有不少地方早已覺悟，為部分的或全體的改造起來，好得與實際生活逼切連合。這種新的運動，現雖正在萌芽待長之時，但其長成發展實指日可待。

這種把學校與實際生活重新連接起來的運動常稱為新教育運動。這運動發生的經過怎樣呢？我們應得回溯個明白。我們談起新教育運動，首先便聯想到美國，因為美國的新教育運動，在全世界的新教育運動當中，雖不能說是最徹底的，或最普遍的，但至少是最多方的，

最熱烈的。

當十八世紀末，美國獨立的最初幾年中，便有幾位兒童福音的領袖要試辦新學校，脫離形式訓練的學校之支配。例如阿爾康脫 (Witness Bronson Alcott) 在波士頓 (Boston) 所辦的 Temple school 及奧溫 (Robert Owen) 在印第亞奈 (Indiana) 之 New Harmony 學校所做的實驗；一八七五年派克 (Francis Parker) 勇敢地打破形式的課程，把更自動的和更自然的學習介紹到國民學校去，尤值得注意。這些嘗試，雖得不到多大效果，但實已啓新教育運動的端倪。迨到了一八九六年杜威在芝加哥創設一個小規模的實驗學校，根據最圓滿的兒童生長之標準，去發展一種以活動為中心的課程及方法，他的對於新教育的貢獻，便開了一個新紀元。

自杜氏而後三十年，美國的新教育運動已入蓬勃時代，各地的實驗學校已不勝枚舉，最重要的如非亞霍泊的有機學校 (The Organic School of Fairhope 1907)，巴爾的麻爾之公園學校 (The Park School of Baltimore 1912)，劍橋的仙台喜耳學校 (The Shady Hill School of Cambridge, 1912) 紐約之遊戲學校 (The Play School of New York, 1913) 和城學校 (The City and Country School, 1913)，格林衛基之厄治衛特學校 (The Edgewood School Greenwich 1913) 紐約之衛爾亭學校 (The Wolden School, 1915) 哥林比亞師範學院的林肯學校 (The Lincoln School of Teacher College, 1917) 亞格山谷學校 (The Ojai Valley School 1923) 等等，他們所有的設施，都為世界教育界所注意。

當 Parker 在芝加哥工作的時候，在歐洲亦有不少人對於教育現狀，表示不滿，而憑自己的經驗開始去努力改造。這些就是現在最進步的教育家，並且現在仍多健存着。例如在一八八九年時 Cecil Beddie 博

士曾經設立Abbotsholme學校於英國 Derbyshire地方，三年後，即1892年，曾經做過Abbotsholme教員的M. T. J. H. Badley，再創設一間大規模的男女共同教育的學校於Bedoles。這是現在最盛最新的學校之一。1898年，有一個農家子，後來做神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名為Hermann Lietz的創立Landerziehungsline於一處村鄉中，Lietz也曾做過Abbotsholme的一年教員，並著了一卷Emlahstobba，這卷書在當時最動人心；英國的實際與著者的計劃，都由此融合為一而構成一理想學校之圖。其後1899年，一個法蘭西的社會學者，在參觀Abbotsholme和Bedales之後，回去法蘭西 Verneuil—sur—Aure 附近創設盧沙學校 (Ecole des Roches)。這個社會學者就是法國社會學大家 Le Play 的學生，由著述「英國民族的優點何在」而知名的 Edmond Demolins 氏。氏現雖已去世，但這間學校，完善與年俱進，而已成為在法蘭西首屈一指的新學校。

二十世紀開始到歐戰時期，歐洲大概有八十間「新式的學校」在歐戰當中，他們有些無形消滅了，但也有戰後新興的。據1922年七月法國教育雜誌新世紀 (Pour L'Ère Nouvelle) 的調查，歐洲稱得上新學校的仍有五十間，十七間在英倫，六間在法蘭西，九間在瑞士，十六間在德意志，瑞典和荷蘭各一間。

所以二十世紀之初，無論在歐洲方面，抑或在美洲方面，新教育運動確很是發達的，而新式教育之設立確很是流行的，在1889年與1900年之間，最初的新學校，已經出見。但這些學校大都是由私人創辦的。自從1900年以來，鼓吹新教育的這種運動，在大多數的歐美國家中，已經博得公立小學校中的教育贊成，這正是自然發生的結果，雖無一句命令，但這種提倡已經高唱入雲。

運動之發生的原因純出於不滿意舊式的學校，二十五年前的學校，可說是不懂發生心理學的基本定律的。太重書本，太重文字的班組教育可說是壓迫智慧而不是解放智慧的。他是適合於君主政體之下的人民，而不適於民主政體之訓練自由市民的。他是要大家一律而不給個人有自由活動之餘地的。心理學是以考察各個兒童各異的性質和心理的生長為前提的，舊式學校却反對之，而令時間表，課程，方法皆出一律。心理學是表明興趣之「發展」有些早有些遲，對一切兒童以同樣年齡教同樣科目是不對的，舊式學校却不以為意。心理學是說明各個兒童的聰明不同，而同一兒童其對於各科亦不同的，舊式學校却要所有學生各科同樣速率進步。現在學校教師已經認識一切了，他們已經見到他們從前所努力的是一種不適當不經濟的措施了，所以他們覺得從今日起非改革不可。

新教育發生之次種原因就是欲準備兒童和青年為今代所需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在物質方面，二十世紀的文明，是需要男女各稱其職，且輔之以清醒批評的精神，並能自治，而認社會制裁為分工社會所需要的制度，精神方面，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個公民，即是如盧騷所說統治者的一分子，他必須能分別真與偽，因此他需要完善的科學訓練。他又必須分別善與惡，個人與社會，因此在個人方面，要求身心健全，在社會方面，要求以正義去建立公共制度和社會秩序，雖然正義是人人所固有，但狡黠者常顛倒是非，假善為惡，他要能夠明斷，然後不為所欺，一言以蔽之，他必須認明他在世界中的地位和所應做的事業。然而這種能力，不是舊式書本學校所能培養成的，這種能力之養成是有待於以生活為中心的學校的。這就是新學校發生的第二種原因。

顯然新學校之發生不限於小學方面，亦不限於中學方面，即大學專門的新學校之創立也不少的。本文的目的在要介紹現代幾間有名的小學，俾得稍能擴大我們的視界，而捉摸今日世界教育所趨的途徑。

(二) 美國菲亞霍泊的有機學校

(The organic School of Fairhope)

菲亞霍泊的有機學校開辦在一九〇七年美國菲亞霍泊市一間小屋裡。初時祇有六個學生，但現在已有十英畝的校地，九座洋房，包含有幼稚園至專門學校的各種程度的學生，亦有專為教師而設的師資訓練班，註冊學生，統共有二百以上了。

這間學校除對於遠道日間來學的學生，徵求一點學費之外，菲亞霍泊的兒童來入學，是不收分文的。所以全靠捐款來供給。雖然時有不繼之虞，但是他的效果是很令人滿意的。這間學校原是約翰孫女士 Marietta Johnson根據盧騷所說「教育是兒童生長的一種歷程」的原理去試辦的。所以他的教育目的，是在設備適應生長的環境的。他們相信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和常態的生長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是附麗於生長歷程之內的，即是，教育的目的，就是目前的生長，——即生活的自身。所以學校的教育問題，必須傾向於如何創造和保存誠摯、無畏，天下為公的精神，與理智和同情的心靈活動，及發展堅強，成熟，美麗的身體。班級，分數，試驗，升級，這都不是生長所需要的，而且常是阻碍生長的，所以不是教育的。學校問題之是否教育的，視其是否適合有機體的各段發展以為斷。所以學校教育不須問「你懂什麼？」祇要問「你要什麼？」。這間學校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問「你要什麼？」。而供給你所要的。

這間學校有三件特別的事情，已經完成了。第一是取消固定的書桌。在這塊地方，是找不到一張的書桌的。有些功課在戶外做，有些在課室，都是任由學生自由活動的。第二，完全取消指定工作。教員祇問一個兒童在一定時間內要食多少，至於在一定時間內要完成多少工作，他們是不大想及的。第三，是取消升級的成績標準。在這間學校的兒童，在一科或數科內可以不多化工夫，但仍可同他的團體前進而不須補習或重修。這種方法，是保持他的年齡地位，而免其因失敗而沮喪的。大約教育中的虛偽，實在沒有更大於需要補習的事情了。

這校的目的既是這樣，他的課程又是怎樣呢？

兒童四歲便可以進這間學校。初時所做的，是幼稚園的工作，手工，音樂，故事，唱歌，跳舞，自然。

到六歲時，便入第一生活班(First life class)那時的工作是手工，園藝，設計，戲劇，自然，跳舞，音樂，仍然沒有須集中視力或運用纖細肌肉的呆板工作。

到了九歲或十歲的兒童，入第二生活班，纔學拼音，讀書，寫字。且沒有指定的功課，沒有背誦，沒有家庭工作，但有公開的討論。除注重社會研究，音樂，跳舞之外，木工，戲劇，自然，算術，和語言，亦極注重。

十四歲便進入中學。因為少年期這一段歷程是最重要的，可以在社會現象中所有的工作，這時期都應該做。繁雜的阿卡特美工作，在這一個生長階段也是需要的。在中學四年所做的工作，是科學，歷史，數學，語言文學，跳舞，音樂，藝術，木工，等等。

到十八歲則進專門學校。那時問題，便是「你要什麼」了。

無論男女，都可以進這間學校，從這間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既

經得到許多高等的學問，而且善利用了。

菲亞霍泊學校的課程，看來無奇，但他實則很有與眾不同的地方。杜威博士在「明日之學校」說，「菲亞霍泊學校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教室內沒有背書的方法，背書是一般學校中所常見的，生徒掩卷靜坐，候教員之考問，教員所問，無非是要看出學生對於所習的功課究能記多少，對於預先叫他們自修的功課究竟做了沒有。盧梭說得好：「教員要顧得他不浪費學生的時間，所以使學生把學問當作商店裏的貨物一樣，一件一件的陳列在玻璃窗底下，任人觀看，等到要的時候，無論何時都可以拿得出。……如若誰來查驗，他就打開他的貨箱把貨物全擺出來，使觀者無不滿意，觀者去了，打起包來就走。不知問題太多了，就是我們也都要厭倦，兒童更是經不起。所以幾分鐘後他們的注意力衰弱了，他們不來聽你永無終結的問題了，他們的回答也就亂無章了。」菲亞霍泊學校的功課是兒童自己去做的，教員不過立於輔導的地位，並不要學生把肥得的還背出來。試驗時也常常把書本揭開的，因為所以要考試，並不是要知道兒童所能記得的有多少，不過要察出他們用書能力的進步如何。所習的功課並不預先指定自修，學生揭開了書，和教員自由討論，把書中所有的樂趣及知識，盡行指點出來，這麼一來，使學生對於書本生了真的愛好，所以雖然沒有指定要他們學什麼，而他們在課後都能自告奮勇去研究課書。他們用不着欺人，因為他們用不着去顯本頂。

「菲亞霍泊的學生比起普通公立學校的學生來，亦覺得很有優勝的地方。當他們處於變境的時候，他們總能與年齡相仿的小朋友同力合作，並不用十分費力，他們身體常比別人強，手的能力也比別人大得多，而他們的真心愛讀書，愛研究，使他們在智慧方面也是一樣的

出色。那「有機教育」的課程已經詳細排出，並且對於小學生久已用過，但約翰孫女史相信他的學說，在中學校也是適用的，現已開始做他的中學校實驗。那個試辦的中學科經他主持，已經很有成效，有了時間，有了機會，確是可以把書許多弱點及不合的場所漸漸改正，大概在試辦的時候無論什麼學校都免不了要有弱點與不合的地方。該校的分班是分得極細密，每班人數不多，使教員（叫教員不如叫指導者）對於兒童個性的弱點容易知道，所做的事也容易適合兒童的個性；在這小團體內，能供給種種情境，使兒童得着健全的，自然的生長。兒童的學校生活能和良好的家庭生活過得一樣的自然；不用強迫，獎賞，不合法的考試，年級，升級，而使體育，智育，德育都有進步，而且對於常用的學習方法——讀，寫，算，——可以很有把握，很能獨立運用；這是衆目所共見的。」

總之要知有機學校對於教育的具體貢獻可以從他所有的理想看到，他的理想是這樣：

1. 在學校中，用可移動的器具來替代固定的器具。可以令師生和同學間的關係不致呆板，結果便是生長可以舒暢。
2. 學校人員要積極努力去做使神經系統健康的各種工作。凡是有害於各部神經均衡發展的工作，不可去幹。兒童除非到了八歲九歲或十歲時候，讀書寫字的呆板工作不可做。
3. 所有要專心去做的工作，對於未發育的兒童，是有危險性的，是與生長有衝突的。故此凡是技巧的和在學習中有外在的效率的工作，不可使兒童去做。
4. 欲保持常態的心智活動，要研究兒童的興趣，並努力適應他們，這即是創造的手工作和其他研究。

5. 要保存心智和情緒生活的聯絡，不祇要創造的手工，而且必須注意兒童的同情和領悟。

6. 大公無私，是精神的健康所必需的。所有外在的需要，與外在的報酬，是為學校科目所不許的。所以在中學以下，沒有指定的功課，祇任他們的興趣去從事研究，惟一的報酬，便是內心的滿足。

7. 所有編級，記分，和升級，都是事實和真實相一致的致命傷。所以基礎於成就或達到標準的分組理想，是不可能的。

8. 兒童必須為便利而分級，和依照學齡而分級，這樣纔能排除上級或下級的私見。工作的動機纔是興趣和樂觀，或是一種容易認識的需要；其次智慧刺激的真誠和新鮮，纔可以保持。

9. 新教育並非納入於任你喜歡做的科目之中的，兒童實在是太無定性，太未成熟，太無智識了，他是不知何者於他是好的，新教育仍須支配和指導兒童，但這種指導和支配，要基於兒童的需要，不要基於成人的便利。

10. 新教育是相信社會有賴於兒童的領導，支配，教導，聯合，和影響的。故此，由初小而高小而中學而專門學校的教育，要基於生長所以整個的教育問題，便成為“什麼是身心精神的需要？”而新教育便擔任答覆這種問題。教育之是否教育的，視其活動之是否趨於完成堅強，成熟，美麗的身體，與理智和同情心，及怡悅真實的精神。如果不是，則不是教育的，祇是學問的。新教育是要使教育和生長相一致的。他祇看到將來，而不看到市場，他要集中在人類現在的目的的。

(三) 比里是得可樂里的生活學校

得可樂里博士，(Dr. Decroly) 初時是學醫學的，但他對於低能兒

童的教育極感興趣，他對於心理學又有精深的研究，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時候，他就應用他的學問創成各種教具，試辦一間小學去教育低能兒童，經過這次的工作，他獲得許多智識經驗，對於常態兒童的教育，亦得有很大的啓示，于是一九〇七年更在比國布魯舍拉 (Brussels) 創立一間小學，名爲生活學校，(The school for Living Through living) 招收四歲到中學年齡的男女生來做實驗，他的教育方法，當時甚爲比人所重視，幾年之後，不特比利時各小學爭相仿效，就是別國如瑞士，法蘭西和南北美等，亦行試辦；于是得可樂里的新教育運動潮流，就逐漸地澎湃起來了，

得氏的教育目的，簡括的來說自是預備兒童的生活，對於兒童生活的本身，設置豐富的環境使不斷地刺激兒童以發展他們的獨創力，想像力，觀察力，和專心作業等；對於兒童適應生活的環境，則以實際生活的事物爲教材，并特別地注重團體的作業，以培養合作的精神，以發展各個兒童的德性，而使兒童適合繁複社會中的生活，若將得氏的教育目的分析言之，則有三面，可稱爲三位一體的教育目的；就是。

第一，要養成兒童能盡其義務去爲着今日的世界，或者更說得好一點，要養成兒童努力工作及愛好正義去爲着明日的世界。

第二，盡量發展兒童的身體方面及精神方面的潛力，如此非深識兒童心理不可。

第三，目的要超過前二者，要使兒童接觸普遍的真理，大公無私的科學，人類的道德，宇宙的精神。

但是得氏怎樣達到這些目的呢？我們且去參觀一下他的學校：

我們入了他的校門，便見一所很美麗的花園，花園中一部有大的遊戲場，沙堆，及各種玩具，其次一部有四時開謝的花木，和各處的

名花異草，又有果子菜蔬，最後一部則為各個兒童私人的園地，各有一塊地，有的齊整，有的零亂，皆因其能力如何以為斷。

花園之後，便是房子，甬道的房子是體育室，和雨天休息室；其旁則為手工場，傢具室，粘紙室，圖書室，製模室，又有烹飪室，裁縫室，十二歲兒童均須練習。

他們的課室呢？這就是了，裡面滿掛圖表，統計，畫蹟，等等，這原來是一個「時間室」(歷史室)，其鄰又有同樣的一室：滿掛各種地圖，滿載各地物產的，就是一個空間室(地理室)，兒童在這裏研究地理的。此外還有滿飼水產動植的生命室，又有量度體重室，室中亦滿充許多物件。

得氏教育，既以預備兒童生活為目的；則對於生機體的生命和生命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兩方面都要注意，所以他的課程內容，可分為關於個人和關於社會的兩方面：關於個人方面，則有(a)營養，(b)住居，(c)防衛，和(d)活動四類；關於環境方面，則有(a)家庭，(b)學校，(c)社會，(d)動物界，(e)植物界，(f)礦物界，和(g)天象七類，但各類的教材，並不劃清界綫，分門別類的去教，祇按人生的需要，分營養，住居，防衛和活動為四單元，為四種興趣的中心(Centers of interest)，這些興趣的中心，被兒童在作業上追來着，有時可以支持一個月或至一年之久，按照需要的關係，將各種教材互相聯絡，使其混成一體。

說到得可樂里的教育方法，一言以蔽之，實為一種以興味為中心的方法，他實是近代進步的教育方法中再進一步的教育方法，他的方法，能把個別教學，設計工作，道爾頓制和蒙台梭利等教育方法的長處通通包括在內。

至其團體作業的方法，使兒童養成有合作的精神，這點尤為世界教育者所重視。Carleton Washburne，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差不多我們社會上所有的罪惡：如罪犯之增多，風俗之日陋，威權之濫用，和正義觀念之日漸低落，無不是由於學校之無能，不能訓練學生真切的感覺到社會的各個分子都是互相依靠的那種事實」，所以得氏的教育方法，在這點實已放出了異彩，我想這些訓練合作的精神，對於如散沙般的民族，尤為救病的良劑，所以得氏方法於我國教育似尤需要。

現將他的方法分為四步述之如下：

(A) 教學方法之步驟

第一步，採用團體作業的方法，使兒童對於某種作業，各因能力而分部担任，以求工作的最大效率，和養成兒童合作的精神。

第二步，旅行觀察自然界人事界的現象，使兒童明瞭自然現象的因果和個人與家庭社會的關係。

第三步整理旅行搜得的材料，和聯絡直接觀察或間接認識所得的事物，使兒童得有系統的智識，和明白其互相的關係。

最後第四步用團體報告的方法，使兒童將工作所得用文字圖畫來表示，並加以討論和演講，這法是得氏學校各種活動的中心：是閱讀書寫，拼字，作文，語言，文法，歷史，地理和圖畫等作業大部分的基礎。

得氏教學法為什麼分這四步驟呢？因他以爲凡人類精神之活動都有三種歷程：(一)是觀察：觀察遠物近物；(二)是聯想：將時空，因果，等等觀念聯成一起；(三)則是發表：即用圖畫文字，言語，模型等物來發表。以上二三四各步驟即與此三種歷程相通連的。

得氏的教育法，頗為別的教育法所不及，其特點約可分為下列四項：

(一)注重團體方面，四時并不忽畧個人；無完全偏于羣性或完全偏于個性的弊處；在兩者均衡發展中，而畧重羣性。

(二)注重課程組織，以實際生活各種智識為內容，養成兒童有系統的智識，和適社會的能力。

(三)認字讀句，均與實物或圖畫聯接，使兒童能徹底了解符號所代表的事物。

(四)教具有情感的意味，難度由淺入深，分析極微，且令兒童做錯能自己改正。

(四) 法國高仙里的學校

我們如到法國公立的小學校去看看，我們會感覺到十分失望；因為法國辦理公立學校的人們，都看不見新時代——新教育的晨光；幸而其中還有一個視察員是例外物。這個視察員就是高仙里氏 (Roge Consinet) 他是一個視察 Areis sur—Aube 村左近的一百四十間上下的小學視察員。我們在 Consinet 的努力結果上所獲的益處，也許不會少過由德可樂利 (Decroly) 這裡得到。

高仙里確是具有一種活潑的近代的，和青年的精神。這種精神，惟有英國的 O'neille 似近之。O'neille 氏，在熱心方面，要勝過高氏；但他對於世界的進步的教育智識，就却不及高氏的淵深宏博了。倘若一個人，曾經和高氏談過話的，他一定很想把他自己的子女，送進他的學校去念書的。他完全受了杜威氏的教育哲學的洗禮感化！他很努力地要把杜威氏的理想，在教育荒涼的法蘭西裡，實現出來。但他雖立了這般大的志願；而事實上，無時無地，不是受着法國的教育集權

制所限制的。

凡是法國的兒童，不拘貧富均須受巴黎教育部的考驗的。不論他們學的是甚麼，通通要考。教部所預定的教材——許多是無用的，也一一要考的。所以在高氏的視察區內的兒童，當然不能例外。這樣一來，任爾如何的去改革，都要時時顧慮到通常一般學校裡所教授的形式知識。況且高氏又非用法國的師範畢業生不可的，而這些師範畢業生，除開受過一些形式上的功課訓練以外，對於其他的教育知能，一點再沒有受過的！

如果我們問問巴黎的師範學校的教師，「師範學校曾否鼓勵教員給與兒童們以多些自由呢？」他們必答道：「沒有，我們現在仍然採用舊日的嚴厲的方法的」。

在高氏的視察報告裡，他說祇在三四所學校裡，介紹他的方法而有成功的——當中一所，就是Mlle. Waubhier女士所教的鄉村學校Mlle. Waubhier女士曾發表關於他自己的學校的話，現試把他摘錄出來，以供參考。

「Cousinet先生，有一天來校和我傾談很久。當時他有一段令我很驚很喜的說話：「我們要替學生們創造一個環境，使他們在這環境裡發現教育他們自己的各種事物，就即是自己教育自己，而不須我們去幫助他。並且在笑裡又說：「爾便覺到十分安閑了，因為爾沒有其他的事體做了，爾祇是看着他們的生活就得了」。幾日之後，我就把這些語說給隔壁的同事知，他即刻答道：「Cousinet先生是個瘋子，爾跟着做，爾就變成半瘋子了。」但雖然如此，我無論怎樣，我都願跟着Cousinet先生的指導，繼續的做下去的。

那是星期一上午八時，兒童們作了他們昨天所搜集得而且保存落

的很好的東西，交給與我。這些東西，大部份是動物及植物。他們之所以帶回來，是想把他仔細地加以研究，並給他們的同學們看賞的。今天在各種東西裡：有一個昏迷的蝙蝠和蜥蜴，又有些花草，其中有一個蜥蜴，是Gearye的父親昨天於葡萄園裡打倒的。Geary把他帶回學校來，十分的高興。當然一個早晨裡不能把所有的各種東西，個個的來加以研究，對於各東西，要行選擇，選擇些什麼呢？花呢？那種是明天在田野中，可以找得更多的出來的呢？一般的學生，對於花，蜥蜴，蝙蝠等之間，就遲疑莫決了，而女生輩對於後者更表示厭意說：「這是不祥的東西，是嗎？」到了這裡，應要解釋，告訴他們：「不是，我們不要存這種迷信心，並且他對於農業上，是很有幫助的」，尾後就把蜥蜴放下，留落到明天再行研究，現在先從考察蝙蝠入手。

兒童輩自己分為兩組（全班共有學生十七人，年齡由六歲到十二歲的），一組是由較大的年齡的學生由九歲到十二歲組成的，一組是由年齡較小的學生由六歲到九歲組成的。

每組都圍繞住黑板，小的一組觀察蜥蜴，大的一組觀察蝙蝠，翌日兩組交換來觀察。每組有一個兒童，擔任紀錄各兒童的口述的結果。我認為這樣活潑的觀察搜集的訓練，沒有絲毫壓迫兒童的個性；而且能夠令兒童有盡量的知能表現，個個人都可把個個人的種種心能來自由傾瀉出來。這樣做了，竟見有幾個兒童，簡直可以叫做專門家；個個都極喜歡觀察，雖然，有些說的語言不大妥適的，時時都會捱受一兩個小女生的不客氣的批責；他們批責後，把不安適的句子，重新組織過，使其變為優美的辭句，或把原句分為幾小句，或幾句組合成一句，這豈不是成了修詞的專家嗎？更有一個孩子，向他批評者說：「請試再說一遍」。這是拼字的專家；這些對於錯誤的批評，實在是有

的是無心弄錯，而有的是故意戲謔的行為。

由這樣看去，我們知道集合來工作，不特可以養成共同的觀察的好習慣，而且更可以訓練各個人的特長。誰敢說集合的工作不能發展兒童的個性呢？實在良好的集合的工作；可以給個性以充分發展的機會的。

觀察完畢後，兒童求我唱讀他們的工作，我就朗聲地唱讀，令他們自己由我唱讀後，他們找出他們的拼字的錯誤，大家共同改正，好像上文法堂一般。不論何時，一經發見了錯誤，他們就自己去更正了。如果他們能力上真的做不到的事體，這才是我所切實要做的工作。

工作經已更正之後，他們即刻抄於筆記本裡；這些筆記本，我們就叫做「觀察的紀錄」。這紀錄上，畫有各種所觀察的動植物的；尾後再加以考究。

天雨不能外出，我就帶他到「藏書室」裡去。鄉村學校的「藏書室」，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緻的東西。

在我們的學校裡，見到好多破壞而封滿灰塵的陳舊書籍；但這些書裡面，就有很多美麗精緻的插圖的。於是我們就把他搬到教室去，幼年的就擔任剪裁，年長的就從事於分類和收集。

對於這些圖畫，他們要談論起了；他們把最歡喜的圖畫選出來，在自己的紀錄上寫下他們對於那圖畫的意思。寫完後，就讀給大家聽；個個人都很喜歡做這種練習的。這種練習法，其實在 Dr. Terrier 的「新學校」裡，已經做過，此刻我是竊取他的意思的。

歷史課也是一樣的作法；不過我們是以做手工為動機的，兒童們的偶玩所着的衣服，是研究的材料，又在沙盤裡建築各時代的屋宇。

我在歷史所注意之點，是在令兒童能夠充分的表演出來，我可以將兒童用史編劇及演劇的情形，詳述說給爾聽吧。」Mlle Wauthrer 女士隨即詳述一回很興趣的表演，最後他作一總束的敘述：

「這種的改良的教育，不消說兒童的家長輩是很贊同我的；故在冬天的夜候會議時，我得他們的協力不少哩！我從他們的高興中，我得到他們捐款協助，印刷我們的小刷子——雜誌。到了現在呢，得到彼此的同心同德的幫忙的結果，令到我們的學校，經已成為一所兒童輩消度他們的快樂的有益的黃金童年的場所了；亦即是經已創造出 Cousinet 先生所說的「兒童們的環境，他們在裡頭發現教育自己的各種東西」，而不用我們去幫助；因為他們在裡頭，檢直是自己教自己。因此，我很少去干涉他們的學校生活的，兒童們的人格及其良知良能的自由發展，實在用不着多大的外力去幫助的。他們自己學識後，會自然地去幫助旁的人家的需要，助助人家的不逮。他們所學得的，比之由自身給規律，命令，禁條所強壓而得來的多得好多！所以我現下可以無疑地說：「凡在自己教育自己的教育制度下的兒童，我們實沒有什麼事可做，祇是要對於他們的生活上加意的留心就得了。」

從這裏看來，Cousinet 允許兒童的自由，比之 Decroly 為甚。所以 Cousinet 的事業，就沒有 Decroly 一般組織得完備，而有系統。比方：Cousinet 的兒童們，可以自己選材，計劃的；而 Decroly 的學校教材，純由教師選擇出來的，所以有多少的系統。

因此我們知道在 Cousinet 和 Decroly 的方法上確有區別，區別之點就是這樣：Cousinet 在教法與選材方面，都要比 Decroly 的為活動。但還有一點，最值得注意的——亦即是 Cousinet 實驗成功的基礎的，和極足驚人的——就是他能在法國官廳形式考試制度之下仍然進行他的

專業。比方有一群兒童在Cousinet的方法的學習之下，而於升級時，仍要受過政府機械形式的普通各科考試的。但這班兒童，竟然毫不感困難，而能通過此種官廳的考驗。老守舊的先生們，看見這種教育方法的效率，真要有多少的反省了！因為Cousinet的教育方法，在一方面，可以通過官廳的呆板的學科考試，絕不用舊日的形式訓練的方法，而考試竟然亦可成功；在他方面，更可養成兒童的創造，自助，負責，獨立，自信，合作，等等的特長處，這些特長處，真是形式的訓練上所夢想不到的。這豈不是明白的表顯出Cousinet的教育實驗特別的優越嗎？

(五)英國歐尼爾的學校

歐尼爾(O'neille)原是一個舊式的很嚴厲的教師；但是自從他決心改革以後，他便變成一個極端的教育改革家了。他從一九一八年離了Blackburn小學轉到卡斯來(Kearsley)的小學做校長，他進行他的改革更加急激猛烈。他任兒童絕對自由活動，他沒有設立任何規則，他也沒有規定任何功課，兒童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這個兒童做這門功課時，那個兒童又可以做另一門功課。兒童們的走動和談論是完全自由的。有一個教室，其教師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到了，也沒有人來代替他，只有兩個十二歲的學生在那兒照料。在普通的眼光看來，這個教室是學校最有秩序的。但在迂腐的教師看來，這個學校可說是混亂的不堪。的確的，他是沒有組織的，零亂的；但可以在這一般父母做苦工的，自己於離校後也不免做苦工的孩子們身上却發出了驚人的才能。

歐尼爾自己是中年級的教員。他的男女學生在上午的時候，大半的時間都花在書堂裏面。有一次美國依連奈Winnetka的視學員Wasburne氏奉了華盛頓政府之命到歐洲調查新學校，嘗向歐尼爾問：他

的學生是不是沒有課程？他說：「有的，有很多，不過我們不死守着罷。我們把他們定出來，常把他們加以修改。我們的理由是：一件事物在某個時期覺得好的，在另一個時期未必仍好。如果我們想在這個星期內完全做算學的工夫，我們便做算學的工夫，其他如讀寫之類一概置之不理。下一個星期或許完全做文學的功課。我們的時間的分配大體是這樣的：五分之一用於算學，五分之二用於身體活動，可是要請大家注意，我們並不真是這樣幹的。每一個星期我們檢查一次，看看是否有重要活動沒十分做到，如果有，我們便在他上面多費點時間。如果一個學生對於某科相差得太遠，我們問他要工作卡給我們看。如果他對於該科費的時間太少，我們暗示他要多費點工夫在他的上面。」Washburne 再問他是不是沒有一定的上課時間。他說：「每個星期約有兩點半鐘，可是這不是通常所說的上課。只是當教師的覺得有些東西是兒童們所要知道的，他便對他們談談。他同他們一塊兒工作，以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幫助他們獨自工作的起首。教員給了他們一個引導以後，便即刻停止，而讓兒童們自己繼續下去。當然，有時他們要來問難，可是他們各個人是能獨立地工作的。

總之，是極自然的：如果一個兒童對於教師所指示的工作厭倦了，他可以停止下來做別種工作，或者到工場裏去。總之是很自由的！要是教師發現大多數的兒童對於他所指示的工作不感興趣，他便再上一次堂，再來一個新鮮的起頭；這所做工課或許是另一個學科。

教師是一個活動的教唆者，是一個興趣的激刺者，是一個兒童自願從事的工作的幫助者，而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書匠。」

「讀書識字的事體我們是不大留意的。」歐尼爾再說：「我們所要留意的是他們「做」的才能。如果他們已學到負責；如果他們已學到能與他人有良好的共同生活；如果他們已學到要參考書籍以求事理的明

了；那麼，我們所給與他們的不是比任何書本的學習爲多嗎？」

歐尼爾的見解或許是對的。他以為不管學生所記得的歷史事實有不有普通學校的學生們所記得那樣多，做高深的數學有不有普通學校的學生們那樣快，那樣正確？只要每個學生的想像醒覺了，每個學生都愛好工作，每個學生的責任心都發達了，便是好的。這樣，我們或許疑心他的學生們連讀書寫字都不行的；其實不然，他們讀書寫字的能力都是很好的。

歐尼爾以為學生們初初來到學校的時候，非告訴他們做，他們是不想做什麼事的。但到後來教師簡直用不着開口，學生們自然會做的。現在他們已經有自信力有獨創力了。此事可以由一件事實證明：有一個廠主曾經埋怨歐尼爾學校的一個畢業生；說他做一件新工作才兩個星期之久，便要改變別種工作，這樣子的工人，該廠從來沒遇到過一次。歐尼爾說「那我極歡喜，我的學校已有了效果了」。

現在且舉這學校不拘形式的一個例子。有一個新從別學校來的孩子，他曾記得一些詩，歐尼爾叫他把工作都停下來，而叫其他的學生們自己工作。歐氏便着手介紹鄧尼孫的作品給這個孩子讀，漸漸又介紹白朗寧的作品給他。他和這孩子整個早上都讀詩，其他的孩子們漸漸也來了，人越加越多；聽的人個個都張着眼睛靜聽，有一個聽得甚至下淚。歐尼爾說：「星星之火已經燃着了，此後這些孩子們的興會將要隨他們的所飼而生長了。」

現在且舉一個比較正式的教學實例。曾有一個做算學的學生走來問歐尼爾夫人分數的除法。夫人便乘機問其餘的學生有不有懂這個方法的沒有。舉手回答不懂的將近一半。于是他便告訴他們，叫他們於是日下午三時到他那兒去，他將解釋給他們聽。他這種指定並不是強迫他們去的，所以在起初行這種辦法的時候有很多置之不理。可是到了

現在他已認識這是他們學習他們所需要的學問的機會，未有不按時而到的。

在一個低年級的教室裡面，有的學生正在讀書，有的學生正在學地理，有一個將要去清潔他的桌椅。他提着一小桶水，拿着一個掃把；其餘的看見他這樣做，他們也去做。還有的就去掃地，教師一點也不去干涉他們。及到有一個孩子把水澆在人家身上，他才說話。那個孩子便給他奪去了打掃的權，其他的仍照常地做着，未有受罰。

此外如自然的作業，不尚形式。教師與學生商量應做的工作時態度之懇切，在烹飪室和工作場工作時之自由與負責，自動地做讀書習算的工夫，不須教師逼迫，凡此等等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可是有這些，已經足以表示該校的良好精神和不尚組織以及不拘於一定格式的實況了。任何人都能夠認識這個學校是一間急激反對格式的，反對專制的教授的，反對按部就班的，反對把兒童的作業機械化的學校。

(六)德國的漢堡學校

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冬，漢堡市有二百多個教師創設一種制度名為漢堡制(Hambury system)計劃只限於初等學校，但也有一因為自十四歲至十八歲的學生而設的中級學校實行這個辦法。柏林在當年的冬天已有五六個學校做這種嘗試，以後各地仿行的更多。

說到漢堡這些公立試驗學校，真是世界上最極端的，最勇敢的，也比英國的歐尼爾學校還來得極端，還來得勇敢。普通設學校，當視為一間訓練和教授的工具。而漢堡學校把學校當作兒童們生活才能的解放地方，當作兒童們靈魂自由地生長到極頂的地方。沒有課程表，沒有課程，沒有班級，沒有考試，沒有規則，沒有懲罰，整個的工作都以任由兒童發展內心的靈魂為中心。

漢堡學校的領袖 Geoser 氏嘗對人說：此處沒有所謂開始——或者

說隨時隨地都是開始。我們既不能有命令去在某特殊地方或某特殊之規則去工作。祇是讓兒童們由他們之高興去自由選擇組合，以及讓他們自己選擇教師和工作。

所以一切課程，規則等，完全廢除，任由學生在大自然之中，所偶然所觸之事物和初處時聽說之談話，發生興趣和發問，而教師乃順着去進行指導。

說到漢堡對於兒童將來到成人時候之態度，很有研究之價值。「他們感覺得成人的需要由自然的狀態中取出來，而強要兒童感覺這遙遠之需要，預備這遙遠之需要，與及要兒童獲得這樣之知識，實在要比成人們感覺其需要時才去學他還要難得多」。故漢堡學校不知道兒童們的生活中將來需用些什麼？不知道將來對於兒童們或對於德國是怎麼樣？又不知道兒童預備那一種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祇知兒童的只是一件待去發展之活的靈魂，和我們應當給與機會使他們充分發展。

漢堡對於兒童們預備進高等學校之觀念如何呢？他們說：「我們不要去就高等學校，而是高等學校要來就我。雖現在有沿着我們着手辦的學校之趨向去改造高等學校運動；但且不管：因大多數的兒童都能於離校後可直接向外謀生的，」

就中擇漢堡學校內一二活動言之，低年兒童與高年兒童之活動，各有不同。五歲到六歲的兒童聚於一個低年教室內，牆壁也無一物，設備是歐洲通用的雙位檯椅 (Double desks) 排列成圓形，圓的中間是空着的。其對於教育方法上祇有順着偶然刺激的事物，引起興趣而教導之。例如：「一天一個兒童叫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教師便問其他兒童知道自己的生日嗎？他把日曆取下來指示給兒童看，並問兒童數多少；當兒童數的時候，他把數目字寫在黑板上，并叫學生在黑板

上試寫那一個數字。有的寫在板右，有的寫在板左，有的仍然感不到興味。

恰好日曆背面有小詩一首，教師把詩吟誦起來；最初兒童以為兒弄，反生不信任心。後來要求給他們看，確是一首詩，於是生出興趣；教師即趁着這興趣教授字母的音並指示他們如何寫法。當是時的兒童靜聽着教師指導，有的坐着妙想或彼此談心；間有比較小的兒童坐着一輛小紅色車環繞着圓套不歇地而走。

再說到高年級兒童，則活動有意義得多了：例如：「一天一班由十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當教師尚未到教室前，兒童們非正式地集合在教室之一邊，討論甚麼是他要做事體，似乎決定今天晚上舉行一歡迎家長會之模樣，所以就要決定娛樂節目上要做的事。一個兒童選一本關於剛果 (Congo) 賣奴之書中的一節，其他兒童要求他朗誦出來，以憑處決是否適用。他走前去用戲劇的態度大聲朗讀，而其他兒童都恭敬地用全副精神靜聽着。讀罷後討論一番。有幾個兒童已寫就幾篇文字，很熱烈地表示黑人也是人類；預備在晚間宣讀。巧與剛才所讀之一節中插寫白人對黑人的方法適相反，於是發生討論。正當討論的時候，教師進來了，坐在兒童們隊伍中；兒童對他除行了一個鞠躬外，沒有別的代表。

後來，愈討論愈激烈，意見愈紛歧。聲音嘈雜，恰如美國議院然。在這吵鬧聲中，教師不加以禁止，止有對那些在他身邊的學生談論，後來聲音漸漸低下而歸于安靜。那教師隨問道：「你們想把這問題解決嗎？你們是想爭勝，還是想擬一個節目單呢？你們想一致活動，還是想互相攻擊呢？約翰，你想想你叫 Gretchen 做 Dumkojof 會滿意你嗎？」約翰插口說：「但是，她是一個 Oznmhopt」Gretchen 反駁說：「我不是，你才是」教師莞爾而笑說：「或者你們都是，你們

種種爭論，無非是想實現一節目單，若果你們想實現，非一齊努力不可，你們要他人意見與自己意見一致，定然安於退讓才好。」因為教師這友善的態度、撫慰的聲調與及有邏輯之理論，使兒童變為很有秩序的靜了，討論也變為積極合作了。

再講到有一次，有三數兒童想畫一隻帆船受着順風駛來。教師發現他們困難，便以紙做一模型，并一同去考慮如何把風帆配得適宜。不久有兩個兒童來請求許可他到校外去一天，研究一個汽船的機器，允許了。第二天他們又來請再在校外留一天。他們說有一個朋友認識了一位火車頭的機師，他可以指示火車機頭的機器。再次日又到船塢去觀察，他們說認識一個魚船主人做了朋友，可以和他們到一個海島上走一遭。後來，他們把經驗詳細述說一遍。

你看，這樣的活動，在現世界中恐再找不到多大了。在社會中或者說是放縱教育得不到什麼同情的地方，甚之或受封閉呢。

但是，外處的人，不特沒有摧殘她，反有向他表同情。在德國各處已經有好幾所學校本着這學說前進了。柏林教育行政長官保爾孫 (Paulsen) 不特同情牠；而且希望依漢堡的哲學在柏林設立十二間學校，他說：「如果我們在這大都市——柏林成立了十二所這樣的學校；那麼，許多別處學校便可以見到給兒童們以自由是可能的了。」，可知漢堡試驗學校，將來可做各國教育之模範，且能給舊教育以當頭棒。

關於漢堡學校的特點，我們可以注意的，有下列幾項：

(一) 學校不是教學的地方，而是一個由男女青年所組織成的社會團體。

(二) 學校內沒有社會階級的界線，也沒有宗教與政黨的觀念。

(三) 學校內有各種適合兒童的天資與才力，使他能充分發展的設備。

(四)這種學校的組織與別的無論那種都不一樣：裏邊沒有成績的試驗，也無所謂職業的準備；他只向着自己的路走，不願在教育上得任何的位置與稱譽。

(五)當兒童的年齡滿十歲時，他們就可以每星期在工場中做幾個下半天的工作。兒童不是一個研究家，不是一個藝術家，也不是一個手作者。但他可以研究，可以創作，也可以用手來工作。

(七) 結 論

從上面所舉的幾間新式小學看來，我們便可以推知現代教育確已有了顯著的變動，今日的新式學校與舊式學校確然大大不同；其不同之處，正如新教育運動領袖 Ferriere氏所說，足有三十點，新學校的三十點大約這樣：

(1)新學校是實際教育的一個實驗室：他算是公立學校的先鋒，專去開闢新路，証明新方法的實效；他是基礎於兒童心理學的材料及其身體和精神的需要的；他是求以所需要的物質和道德，供諸兒童現在的生活的。

(2)新學校是有寄宿舍的學校：一種完善的教育，祇能在環境的完全勢力下達到。新學校是企圖為孤兒或是依現在科學的需要不能施行教育的家庭而設的。他好像是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間的橋樑，是根據兒童自發的情感而採用家庭的團體組織的。

(3)新學校是位於鄉村的。鄉村是兒童獲得其神經系統之寧靜需要的天然環境；他能供給許多練習原始工業及農業的機會。在青年而論自以接近市鎮較易獲得智識和藝術的教育(博物院音樂會等等)。

(4)新學校是把學生分組，分居於各座房屋的。十個至十五個學生為一組，生活於一個教育者的物質和道德的指導之下。男女不必分組；惟有在謹嚴的環境中，纔能有禮義的習慣和親切的關係。

(5)新學校居常是男女共同教育的。從早年起便同樣待遇，但仍依兩性的特別需要而養育，男女同度伴侶的生活。凡不適合於共同教育的事物，或共同教育有不適合於他的人物，都要摒除。共同教育能完成健康愉快的婚姻，和免除病理學上的頹喪。

(6)新學校規定有身手的活動。這是所有學生的義務，普通持續二小時至四小時之久。這種活動並沒有職業的目的，祇有教育的目的。且真有益于個體和團體兩方的。

(7)新學校規定特別注重者為：(a)木工，這足以發展手的技巧，堅忍心，真正觀察的力量，誠摯和自制(Self-possession)。(b)種植，這可使其與自然接觸，認識自然法則，強健體魄，最為有裨。(c)飼畜，如不飼大牛，則最少須飼小動物。這是訓練其管理和觀察比人還小的動物，並訓練其忍耐習慣，科學觀察，和學以致用。

(8)新學校引起自由活動，促學生競爭表現其工作，及發展其個人興味和選擇能力，同時選擇的本身，仍是自由的。

(9)新學校是以自然體操為身體訓練的。其體操則實行半裸體或全裸體，以治病並却病，使兒童身體柔軟和敏捷，而不厭煩。其體操是與遊戲競賽混在一起的。

(10)新學校提倡徒步或單車長途旅行，住宿於帳幕之內，烹飪於天空之中的。在旅行之先，必有預備，在路必作日記，並參觀紀念地，工場，工廠等等，以為研究本土或外鄉地理之助。並使身體堅強健康，且訓練其相互幫助。

(11)新學校之普通訓練的目的，在用科學方法，（觀察，假定，實証，定律，）以發展判斷力和理智性。以一種強迫的科目，去實現完善廣的教育。不重博聞強記，惟從環境和書籍材料中以訓練其能力，發展其內在而外向的一切天才。

(12)新學校常常加增特別學程，使普通教育與專門教育互相聯絡。學生自身初時可以自動的選擇專科。這即是每個兒童可重興味之培養。後來則隨其反應而趨專業，這即是系統的訓練，以發展青年的職業興趣和才能。

(13)新學校的教學，是根據事實和經驗的，而這種經驗是從個人之自然的觀察，人類工業的觀察，和社會組織的觀察得來的。並且是從以生長和訓練的方法，實驗室研究，兒童的定性，青年的定量等等之科學實驗得來的。

(14)新學校是倚賴兒童自己的活動，以融合具體的研究和抽象的研究的。並用圖畫以為各科研究之助的，與其說智識就是先見，不如說智識就是力量。

(15)新學校的課程，是根據兒童的自發興趣的，其自發興趣表之如下：(a)從四歲至六歲的幼兒，是興趣散漫時期，或遊戲時期。及從七歲至九歲，則為興趣與目前的具體事物結合時期。(b)從十歲至十二歲，為特殊的具體興趣時期，或孤獨時期。及從十三至十五，則為基於經驗的抽象興趣時期。(c)從十六至十八歲的青年，為混合的抽象的興趣時期，為將來的父母理財家市民和工作者的訓練時期。

(16)新學校是倚靠學生個別研究的。(a)本源的研究，(事實，書籍，雜誌，博物館)；(b)材料的分類，(依照類目分行列信夾的表格)；(c)材料以外的研究，(註釋練習簿，材料的邏輯的排列，自己研究參考)。

(17)新學校是倚靠學生中的團體活動的，例如搜集同題目的材料，研究隨時隨地所提出討論的題目的聯絡，研究應用——兒童重功利，青年則重科學系統。

(18)在新學校中的教學：是限於早晨的，即只用上午八時至正午

那四小時，每週有二十四小時的工作，已經很够，因為工作貴專心，不貴捱久。從下午四時卅分至六時，則舉行個別研究。——最小的學生不須上課，中等班組則誦讀，最大的學生則預備新功課。教室常是一個實驗室或博物館，很少是純粹一塊抽象研究的地方的。

(19) 在新學校中有些科目是每日必修的，因為深沉的興趣，不是由零碎的科目可以推動的。而變異之來，不由於所研究之科目的本身，而在於所研究的方法，故極端的集中，可有最佳的成就，即是，更多有用的結果，更少無為的努力。

(20) 在新學校中，在些學科是每月或每學期研究的。其辦法與大學校之每個學生有一工作表相類。學生之分組，不因其年齡，但依照其所研究之學科的進步情形，故在研究中，需要集中和努力。

(21) 在新學校中，有時組織一個學校共和國，全校每有很大影響於學校的生活，他的法案法規就是限制團體工作的工具，俾合每個學生的精神力量。這種制度，可以使校長對於共和國的領袖們，可以有一個有力量的道德影響。

(22) 新學校的辦事人是選舉的。他們有一定的社會責任，這對於他們有一個很高的教育價值。學生寧願被辦事人領導，而不願受人領導的。教員們因維持紀律的責任較輕，故能致力於學生的智識的和道德的促進。

(23) 新學校是分配社會責任於學生中的。每人都要同心協力以謀全體福利，凡學生都要為社會而結合互助，而能幹的學生即應被選為辦事員。

(24) 新學校每採用報酬或積極制裁。報酬包含供給具創造精神者一種機會，以增加其創造力量。這是祇應用於自由活動。而不是基礎於競爭之上的。在遊戲中，其單一的獎品，便是勝利的光榮。

(25)新學校亦用懲罰或消積制裁。這是直接用在過失行為上的，其目的在使兒童有相當注重其所不及格的正常標準。遇着嚴重的事件，學校規條並不預先規定懲罰，除由成人以為罪人之友的態度施以道德影響。

(26)新學校是激刺游戲競爭的。因為這有很大的影響於服務上的互助。每個學生都有一張記錄，記載學生的現在工作，可與其以前所有的記錄比較，但不與他人比較。

(27)新學校應具備美的環境。整齊是第一需要，是起點。身手活動，尤其是工業藝術，和這一類的工作，是貢獻環境的美的。此外，與藝術傑作接觸，和純粹藝術的追求，都可滿足精神上的美術需要的。

(28)新學校是培養團體音樂的。每日午飯後，則獨唱傑作。團體唱歌，每日舉行。音樂班會亦常組織，這足以徐徐喚起一種深徹的和純潔的影響給與愛好音樂的人們，且喚起他們對於音樂的情緒的。

(29)新學校每晚使學生讀書，或講寓言或真實生活的故事，以教育其道德心的。這種方法，足以引起他們道德心的自發反應。而且這樣可鼓勵他們的正義，鞏固他們的良心，指導他們為善。

(30)新學校是讓青年去反省和研究個人與社會的。這種反省，有時把生物學心理學和生理學聯在一起，有時把歷史和社會學聯在一起。從這種理想中把一切生活集中去增加精神的力量，這樣就無論接受不接受各宗派的教條，都算是純粹的宗教教育了。

參 考 書

1. Carleton Washburne: *New School in the Old World*,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26, Chap. V. VI. VIII. X.
2. Marietta Johnson: *The Fairhope Idea in Education* by the The Fairhope Educational Foundation, New York.
3. Adolph Ferrière: *The Activity School*.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28, Chap. VI.
4. E. F. O'Neill *Une Ecole Active en Angleterre*, Bruxelles, 1924.
5. Ad. Ferrière: *Transformons l'Ecole*—Edition Du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coles Nouvelles 1920, Chap. III.
6. Ad. Ferrière: *The New Education Movement*—An Article in *Educational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4.
7. 朱經農譯，明日之學校，第二章。
8. 教育雜誌，二十一卷第六號十五頁。